

理學常識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理學常識

理學常識提要

漢學尙考據。宋學崇義理。於是始有理學之名。本書關於理學之宗派。皆從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國朝學案。小識等書中。擇要採錄。且舉其言心性處。與近世哲學相參證。則尤爲此書之特色。

運學常識提要

理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理學之意義……………一

第二節 理學之淵源……………四

第三節 理學之範圍……………六

第二章 理學之派別

第一節 宋代理學之派別……………一〇

第二節 元代理學之派別……………一四

第三節 明代理學之派別……………一五

第四節 清代理學之派別……………一九

第三章 理學家之學說

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之學說……………一二一

【甲】周程邵張朱陸之學說……………一二三

①周敦頤 ②程顥程頤 ③邵雍 ④張載 ⑤朱熹 ⑥陸九淵

【乙】浙東永嘉派之學說……………五二

①陳傅良 ②葉適

第二節 元代理學家之學說……………五五

【甲】程朱學派之學說……………五五

①趙復 ②許衡 ③劉因

【乙】朱陸調和派之學說……………五七

①吳澄 ②鄭玉

【丙】 陸學派之學說……………六〇

⊖ 陳苑 ⊖ 趙偕

第三節 明代理學家之學說……………六二

【甲】 河東派之學說……………六三

薛瑄

【乙】 崇仁學說……………六四

⊖ 吳與弼 ⊖ 胡居仁

【丙】 白沙學說……………六七

陳獻章

【丁】 姚江派之學說……………六九

⊖ 王守仁 ⊖ 王學諸子

【戊】 東林學說……………七六

顧憲成

【己】 蕺山學說……………七九

劉宗周

第四節 清代理學家之學說……………八二

① 孫奇逢 ② 湯斌 ③ 黃宗羲 ④ 李顥 ⑤ 顧炎武

⑥ 陸世儀 ⑦ 陸隴其 ⑧ 顏元 ⑨ 戴震 ⑩ 彭紹升

第四章 研究理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之方法……………一〇

第二節 理學入門書籍……………一五

理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理學之意義

理學之名，始於宋代；蓋古之儒者，講修身治平之道，徒詳於人事，而於宇宙之本原，則略而未講；迨宋儒出，始明人性與宇宙之關係，立理氣心性之說，不僅教人以實踐，且進而推求其原理，更有以立其本，於是教義益密，而理學之名，亦自此出矣。

夫宋儒之所謂理學，其學之內容，實含倫理學及心理學二科；故宋史無道學傳，而道學二字，僅足以包括倫理，而不能該心理也；若以哲學之名稱之，則哲學二字僅足以包括心理，而不能該倫理也；（探劉

光漢語）故終不若理學二字所該之爲廣也。

按理字，許氏說文訓爲治也；金壇段氏申其義曰：「戰國策言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是理爲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鰓理，以成器不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於無憾，而後卽安，是之謂天理，是之謂善治。」此引申之義也。考之周代古籍之書，其言理字也：或曰文理；或曰條理；如禮中庸言「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又如易繫辭傳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卦傳云：「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此二理字皆含條理之意，是我國理字最先之訓釋也。漢儒言理，皆訓爲分；如賈子新書道德說云：「理，離狀。」鄭君禮記樂記篇注云：「理，分也。」白虎通云：「理義者有分理。」說文自序亦

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是理訓爲分，亦訓爲別，此漢儒相傳之故訓也。若夫宋儒之言理，則以天理爲渾全之物，復以天理爲絕對之詞（程子）；又創爲天卽理性卽理之說（朱子）。其訓理字之義，精確似遜於漢儒；然漢儒但主訓詁，終爲注釋之學問；若宋儒則主義理，別創哲理之經學，則前人所不能及也。且朱子答何叔京書曰：「理字之義，當於渾然中仍具秩然之理。」而程，朱又具言事事物物，皆有理可格；是則宋儒之言理，亦含秩然有條理可分之意；至於清代，東原戴氏出，其解理字也，以人心所同然，情欲不爽失爲理；其言曰：「心之所同然者，始可謂之理，謂之義。」又曰：「情得其平，是謂好惡有節，是謂依乎天理。」其言似又較宋儒爲精微矣。總之理學者，並重心悟，不事訓詁，闡性命之精微，抉天人之蘊奧，

古昔聖賢之心傳道法，歷千餘年而晦蝕不明，至此乃復大著於世；惟是從此以後，心性事功，分爲兩途，儒林道學，列爲二傳，開門戶之見，啓黨同伐異之爭，自宋而元而明，迄未融洽，至於清代，始有出而折衷故訓，調停漢宋，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二節 理學之淵源

宋代理學極盛，然考其淵源，實非一朝一夕之功；蓋六經自秦火以後，道統之傳幾絕，漢武雖號宗經，然當時學者，咸重訓詁，至於唐代，盛行小學，雖有羽翼經傳之功，而於性命之本原，則未有灼然之見；至於宋儒，始務求其大義而歸於純理，詞章訓詁，皆在所輕，此理學產生之第一原因也。魏晉以來，競尚清談，佛老之說，恆見於文詞；自唐以來，佛之爲教益備，大德迭出，禪宗所謂以心傳心，不立

文字，直指心性，見性成佛者，尤能導人從事心性之源，而厭章句碎屑之陋，宋之儒者，又大多與禪門往還，故其討論性命之說，多有與之相契發者；道家之說，一盛於晉代，再崇於李唐，五代之時，陳摶究性命之理，相傳有太極圖，先天圖之作，至宋時而陰陽，五行之說，遂傳於儒者，此理學產生之第二原因也。宋興八十年，孫明復，石徂徠，胡安定三先生，以師道自任，講明正學，其說以躬行實踐爲主，重聖賢道義之大本，而一變詞章訓詁之風，遂開宋學之先導，此理學產生第三之原因也。自是以後，濂溪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妙，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二程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

，孟並行，於是首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矣。（采宋史道學傳語）此理學發生之淵源也。

第三節 理學之範圍

宋代理學，乃組織儒教爲大一統系者也。其專發明性理之說者，稱性理之學；專說明道德之學者，稱之爲道學；其立說皆取淵源於六經：如太極陰陽本於易，人心道心本於書之禹謨，五行本於洪範，性道教本於中庸，明德新民本於大學，仁義禮智信本於論，孟，性情本於孟子，故理學之範圍，皆未脫六經之窠臼；茲就理學中之各種名稱，再

分述於下：

(一)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陰陽生矣。

(二)陰陽 陰陽交感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以之運五氣，以之行四時，天地之間，人物生生無窮。

(三)天地 陰陽混沌而不剖判，言天地未生之前也；二氣既剖判，則清者上爲天，濁者降爲地，是言天地之開闢也。

(四)五行 陰陽二氣，交感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以之運五氣，以之行四時，散而爲風雨，凝而爲霜雪，流而爲川，止而爲山，人物生生無窮，五行之氣，其偏而蔽者爲草木禽獸，其全而靈者爲人。

(五)性情 人之性：仁，義，禮，智，信；其情：喜，怒，哀，樂，好，惡，欲；而性情者，統於一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一

(六)理氣 性者，發於理；情者，發於氣；理者，氣之法則；氣者，理之發動；故性爲天理，情爲人欲。

(七)道心人心 自人心之性理發動者爲道心，自形氣發動者謂人心，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之四端者也。

(八)鬼神 陰陽二氣，恆屈伸往來，其來者爲神，其去者爲鬼，故人之生死，與晝夜之往來無異。

(九)五倫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謂之五倫。

(十)五典 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
謂之五典。

除上述以外，如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大學之致知，格物，亦爲理學範圍內討論之事也。

第二章 理學之派別

第一節 宋代理學之派別

北宋之時，南北名儒，競以理學相標尙，然開其先者，則爲周敦頤；周子道州人，崛起湘，粵，開宋代理學之祖；初受學於鶴林寺僧壽涯（按周從僧壽崖，壽崖勸周只要改頭換面，所以周所著太極圖說，周子通書，只皮相儒家而已）著有太極圖說，以明天理之根源；又著通書四十篇，言太極之蘊奧；雖多緣飾中庸，大易，然溯厥淵源，實卽

爲老，莊，道家之說，是爲南方學派之正宗。

河南二程，受學濂溪（卽周敦頤），復參攷王通，韓愈，孫復之言，故此時南北兩派，漸相融洽；濂溪之教二程也，每令尋孔，顏樂處，二子之中，惟明道（卽程顥）能得其旨趣；蓋顥嘗求道，汎濫諸家，出入老，釋，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對人甚和顏悅色，無事如泥木人；著有定性書，與太極圖說相表裏，至是開聖學之祕，及卒，諡明道先生。

顥弟頤，生平以誠爲本，以窮理爲主；然陳義雖高，自尊亦大，頗多自是之處，故邵康節以「生薑樹頭生」一語譏之也。晚年著易傳及春秋傳等書，當時號爲伊川先生。遊於伊川之門者，有謝良佐，游酢，楊時，呂大臨等，號程門四先生。二程之學，虛實兼尙，惜弟子多學

其虛空一派，漸與禪學相近耳。

當二程之時，理學方興，與二程同時研究性情之說者，則有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諸人；然其所論，多屬於才，而罕見性命之本，蓋尙未能洞徹天人一貫之大原也。

與二程同時負盛名者，則爲關中張載，其學由二程而私淑濂溪；嘗一出仕，以與當路不合，屏居南山下，教授諸生，其大旨尙禮；蓋以爲道者無形，不若禮爲可見；然有形之禮，與無形之理相合，始可知道；生平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著正蒙及東銘，西銘等書，世稱橫渠先生，北方學派之正宗也。

邵雍亦與程子同時，最深易理，其學問得自陳搏，而又略與墨子之說相近，著有皇極經世書，觀物篇，及伊川擊壤集，乃北學之別標一幟

者，至其子伯溫，始稍雜周，程之說焉。

女真南下，趙宋偏安江左，北學由是式微；而程門弟子，亦傳道南歸：其最著者爲龜山楊時，上蔡謝良佐，二人之學雖雜禪宗，然殫見洽聞，爲程門弟子之冠；康侯（胡安國）從上蔡游，其子五峯（胡宏）傳其學，著有胡子知言；南軒張氏（張栻），受業五峯，以下學立教，以致知力行爲歸。龜山夷猶淡曠，以慎獨主靜爲宗，一傳而爲豫章羅從彥，再傳而爲延平李侗，其學以默坐澄心爲本，守程子體認天理之傳，以爲心體洞然，即可反身自得；蓋南軒近北學，而延平則爲南學也。南宋朱熹，出而集成理學；熹師李侗，侗師羅從彥，從彥師楊時，故朱熹爲得程子學統；其學以居敬爲主：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門下有蔡沈，黃榦，李燾，張洽，陳淳輩，亦著名於時。

與朱子同時者，有金溪陸九淵，講學鵝湖，與考亭（即朱熹）之言迥異；蓋朱熹重「道問學」，而九淵重「尊德性」故也。或有勸九淵著書者，九淵曰：「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也。」其持論如此。九淵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多不合，故世有朱陸異同之說。九淵嘗一出仕，未幾即還鄉教授，世號象山先生；其弟子有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諸人，而以楊簡之傳爲廣。象山弟子，講學四明，東南人士，聞風而興起者；若魏益之，黃仲山，徐子宜，陳叔向等，咸以穎悟自矜，與金溪之言，默相印證；蓋皆禪學之緒餘也。

當此之時，兩浙之間，有金華學派及永嘉學派，淵源出於程門。金華學派以呂祖謙爲大師；永嘉學派，以葉適爲巨擘；然東萊（即呂祖謙）之學，斥窮理而尚良知；水心（即葉適）之文，表禪宗而窮悟本，推其

意旨，近陸遠朱；惟永嘉學派，崇尚事功，侈言用世，復與永康學派（陳亮一派學者）相同。及南宋末葉，陸學漸衰，而朱學大盛矣。

【註】按兩宋理學，分濂，洛，關，閩四大派：即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程頤；關中張載；閩中朱熹是也。北宋學者，周子渾然元氣，邵子迷於五行，張子偏於執拗，二程以明道爲精深，伊川殊欠涵養。南宋朱，陸兩派，旂鼓相當。陸派傳至楊簡，學說更高一步；而陸學盛行於江西及浙西，朱學盛行於福建及浙東，後金華一派，亦歸附之。總之：北宋人之研究理學，尙不露鋒芒；南宋則鋒芒太露矣。（採餘杭章氏說）

第二節 元代理學之派別

南宋末葉，陸學漸衰；而爲朱子之學者：如蔡沈，王柏則解遺經；如

眞西山則崇典制；如黃勉齋則尙躬行；無不各擇其性之所近，以一節自鳴，然斯時朱學尙未北行也。及姚樞，許衡，得朱氏之遺書，北人由是始知朱學，而劉因，金履祥等，亦傳朱學，是爲元代之程，朱學派；吳澄本爲朱學，後兼主陸學，鄭玉嘗欲和會朱，陸之學，是爲元代之朱，陸調和派；象山之學，自慈湖（楊簡）絜齋（袁燮）及槐堂諸子以後，已衰微不振，至於元代，專治陸學者，則有江西之陳苑，浙東之趙偕，他如祝蕃，李存，舒衍，吳謙，則咸爲靜明（陳苑）之弟子，所謂江東四先生是也。

第三節 明代理學之派別

明初開國，承元世學風，然金華一派，傳至宋濂，於經於理，均無所表見；自其弟子方孝孺滅族以後，金華派遂以式微；又以太祖尊朱太

過，陸學一派，亦散漫而無人繼起；故當時學者，咸主考亭一家之說。自澠池曹端，河東薛瑄，椎輪伊始，至涇野（呂伸本）三原（王右渠）而風教漸廣，躬行禮教，言規行矩，然以恪守考亭家法，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求上達，故自得之學，曠然未有聞也。

吳與弼受業河東，始有吳學，胡居仁受業康齋（吳與弼），始有胡學，咸執守河東緒言，是爲北學南行之始。陳白沙雖出於康齋之門，然遠希曾點，近慕濂溪，故其學獨闢門戶，啓靜養之端；其弟子徧兩粵，惟甘泉湛若水，以體認天理爲宗，排斥主靜，不廢誦讀之功，則較之白沙，似稍切近矣。

白沙之學，專以靜爲主，故其說稍近陸子，遂爲姚江派之先聲。時陽明崛起浙東，用禪宗之說，而飾以儒書，悟格物致知之理，專主良知。

良能之說，抑朱揚陸，遂爲姚江學派之祖。其門人如鄒守益主戒懼，羅念菴主無欲，而吳，越，楚，蜀之間，講壇林立，餘姚學派，風靡東南，龍溪（王畿）心齋，（王艮）流風尤遠；雖撫拾語錄，緣釋入儒，然化民成俗之勳，亦不可沒也。（如泰州學派中農工商之興起者，咸自命爲聖人。）當此之時，守仁之姚江派與薛瑄之河東派，皆高談性理，漢唐註疏，束之高閣弗講，惟整庵羅氏，東莞陳氏，守程朱之矩矱，遏王學之橫流，然以寡敵衆，無補於事，殆亦北學不適於南方之證歟。同時河南崔銑，何塘，呂坤諸人，咸砥礪廉隅，敬義挾持，不雜餘姚之說；而湛門弟子，僅有少墟馮氏一人，（馮從吾陝西人）然躬行實踐，排斥虛無，則又與北學相淆，殆亦南學不適於北方之證歟。逮及末葉，南方學者；若伯玉（金炫武進人）魚山（熊開元嘉魚人）

○正希（金聲徽州人）懋德（蔡維立崑山人）震青（朱天麟崑山人）咸皈依佛法，復以忠義垂名；而高（高攀龍）顧（顧憲成）諸儒，講學東林，力矯王學末流之失，弘毅篤實，取法程，朱，然立說著書，雖緣飾閩，洛之言，實隱襲餘姚之旨。蕺山（劉宗周）之學，出自東林，雖亦出陽明之緒，而兼宗程，朱，以誠意爲宗，以慎獨爲主，以改過爲歸，故良知之學，益臻平實，不涉玄虛；然改過之說，則出於陽明之格非，慎獨之言，則出於東廓之戒懼，而誠意之旨，則與念庵之無欲相同；惟守身嚴肅，則足矯明儒曠放之風，故從其學者：如張考夫，沈昀，應摠謙則主考亭，如沈求如，黃梨洲則主陽明，兩派分歧，紛紜各執，迨及清初，屹然分爲程，朱與陸，王兩大派，學者或主於此，或主於彼，徒有是非之論，而罕獨至之說，於是士林厭其空

虛，復張漢學之幟，以宋儒爲不足道，朱，陸之爭，變而爲漢，宋之爭，然而漢，唐之訓詁，宋，明之性理，與夫清代之考證，皆各有所長，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

第四節 清代理學之派別

清初，北方之學者，有孫夏峯（孫逢奇）李二曲（李顥）；夏峯講學百泉，持朱，陸之平，不廢陽明之說，爲清代講學老師，從其學者，多躬行實踐之士，然如張仲誠（張沐）等，仍主陸，王；至顏（顏元）李（李顥）諸儒出，以實學爲天下倡，而幽豫之士，無復以空言相尙矣；二曲講學關中，指心立教，不涉見聞，近於龍溪，心齋之學，他如王爾緝，李天生等，皆敦崇實學，克己復禮，有橫渠講學之遺風；自是以後：崑石（劉原淥）雲一（姜國霖），標幟齊東；彪西（范

鄺鼎（閻章（李閻章），授徒汾晉；咸尊朱闢陸，以居敬窮理爲宗。當時南方諸儒，舍亭林（顧炎武）道威（陸世儀）諸人以外；如吳中王寅旭，越中張考夫，湘中王船山，贛中謝秋水皆排斥王學，以程，朱爲指歸；而陸隴其，李光地，楊名時等，尤緣飾朱學，炫寵弋榮，與宋明講學諸儒異趣。東林弟子，如高愈高世泰，顧培之等，講學錫山，吳中學者，如朱用純，張夏，彭瓏等多應之，皆近宗高，顧，遠法程，朱，然重涵養而輕致知，尊德性而遺問學，近於龜山，延平之旨，與北方學者不同也。其他如淮南，徽歙之間，亦都私淑東林之學：淮南學者，以朱止泉爲最著，其治心之說與吳中同；徽歙學者，如施璜，吳愼等，雖私淑東林之緒言，然敦崇禮教，或致知格物，研精殫思，與空談心性者迥然不同也。當時吳越之民，大抵宗戴山而祧陽

明，倡其說者，有錢（錢德洪）沈（沈國模）曾（曾宗聖）史（史孝成）諸子；沈氏弟子，有韓仁父（韓孔當）邵子唯（邵曾可）勞麟書（勞史）等，邵氏世傳家學，至念魯（邵延采）而集其大成，以覺悟爲宗。與海門近溪之言相近也。又吳中之地，前有錢竹汀，後有彭尺木。汪縉，皆皈依釋氏，與瑞金羅有高互相切磋，援儒入釋，理學從此式微矣。

清代治王學者，多出自蕺山，大江以南，習陸，王之學者以數十計；如唐甄，黃宗羲，全謝山主王學；李穆堂主陸學，是皆最著者也。自是以後，西學東漸，南北講學之風盡輟，文人學士，卽有一二著述，終瑣瑣不足以成家，此清代理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三章 理學家之學說

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之學說

兩宋理學最盛，其著者，推濂，洛，關，閩四派。濂溪周子，開理學之祖。河南二程，親受其學，益擴充其所未發；同時關中橫渠張子，相與講明切究，所著西銘，狀仁之體，莫切於是。而邵堯夫則精極理數，洞周易之微，著有先天圖，與周子太極圖並稱；然當時以程門之傳爲最廣。南渡以後，閩中朱子晦庵，紹述周，程，折衷羣言，自以爲祛俗學支離之說，辨異端似是之非；而金溪陸氏，講學鵝湖，立說與之相反；蓋陸近於「尊德性」，朱近於「道問學」，以是分朱，陸兩派，爲後來所宗。而又有永嘉永康之功利派，王霸雙行，義利並用，致開後世門戶之爭，然於學術上之進步，亦不得謂之毫無影響也。茲分述各家之說於下：

【甲】周程邵張朱陸之學說

①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畱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化人類如此。

（一）宇宙論 周子之宇宙論，於太極圖說言之最詳。其言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曰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按古今釋太極圖說者極多，而以朱子說爲最詳，清代黃梨州有太極圖講義。總之周子之太極圖說就人生之本論之，則以爲人類萬物，同爲一原，是持一元論也；以人類爲萬物中之最靈秀者，是持性善先天說也；以聖人爲衆人中之最靈秀者，而以仁義中正教人，是持道德論也。故周子太極圖說前半爲純正哲學，爲形而上學；後半爲實踐哲學，爲形而下學，惟彼則一以貫之，非分爲二截也。

（二）政治論及道德論 周子通書，以易簡爲宗，（如通書第六篇曰：「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是也。）以自然爲主，（如通書第十

篇言順化，三十五篇言擬議及二十三篇稱顏子是也。）以無言垂教，（見聖蘊，精蘊兩篇）以主靜爲歸；（見聖學，慎動兩篇）其知幾通神（見通書誠幾德篇，聖蘊篇，思篇，動靜篇，乾損益篇）則卽老氏贊玄之說也，存誠窒欲（見誠上誠下兩篇，又聖學篇曰：「無欲則靜。」）則莊生復性之說也。總之周子通書一書，大概可分爲道德論及政治論兩種：如誠上篇，誠下篇，誠幾德篇，慎動篇，道篇，聖篇，思篇，聖學篇，則大部屬於道德論之範圍；如順化篇，治篇，師篇，則大部屬於政治論之範圍也。

○程顥程頤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謂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爲吾取

其首來觀。自是不復見。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於功利；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新法旣行，明道言智者禹之行水，行無所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歷官皆有惠政；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明道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明道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有文集，語錄，合在二程全書中，考正

大學一篇，以爲孔氏之遺書。蓋大學本在禮記中，二程始以與中庸、論語、孟子號爲四書。（明道以大學錯簡，爲之定正。伊川亦別有定本，朱子因之作改定大學章句）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遊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得伊川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以西京國子學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士人歸其門者甚盛，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時蘇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其徒不樂拘檢，以伊川爲迂，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年七十五卒。伊川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至誠，以大學，語，孟，

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故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有餘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著有易傳，文集，經說，語錄等。

二程遺書，以格物爲始基，（如明道言「論學必要明理。」伊川言「今人雜信鬼怪，只是不燭理。」又言「凡一物須先窮致其理。」又言「一草一木有理可格」是。）以仁道爲總歸，（如明道識仁說，伊川論仁，皆以仁統禮義智。）涵養必先主敬，（如伊川言「涵養須在敬」）進學必在致知，（如明道言「學以知爲本，」伊川言「學先於

致知。」其言誠言靜，則稍異於濂溪；（周子言誠，卽言靜也。明道言誠必兼言敬；伊川亦言「不可把虛靜喚做敬。」）然以天理爲絕對之詞（如明道言「天理二字，由己體貼出來；」而語錄寂然不動條，盡心知性條，視聽思慮條，以及伊川語錄性卽理條，心有善惡條，皆以天理爲絕對之詞）致涵養之弊，流於觀心；（如明道言「洗心藏密，」言「灑掃應對便是形上，」伊川言「心是貫澈上下，只有所向，便是欲」是也。）進學之餘，易爲廢學。（如明道言「恍然神悟，不是智力，」以謝上蔡讀書爲「玩物喪志，」伊川言「理會文義者滯會不通，」言「作文害道。」）蓋二程植躬整齊嚴肅，故提撕收斂，至以靜坐爲工夫，其弊則流爲觀心；程門弟子，立說多近於禪宗，此閑邪窒欲太過之故也；若夫樂天知命，（如明道言茂叔使之尋孔，顏

樂處事，以及伊川答鮮于侁之問是）知化窮人，（如明道言「默而識之，」伊川論「屈伸往來」是）則又與濂溪之學術相同也。

總之二程之學說，可總括爲宇宙論及倫理說兩大端。

（一）宇宙論 明道之宇宙論，本原於易，其言曰：「天地絪縕，萬物發生。」「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

天氣降至地，地中生物皆天氣，唯無成代有終者地道。」「人與物但氣有偏正，得陰陽之變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爲人。」「天地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此明道之宇宙論也。其言雖未及太極，而以乾元一氣

爲宇宙之根本也。其論善惡，以過不及謂之爲惡，抑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則謂之爲善也。總之明道乃持天地萬物爲同一元氣，因偏正有差，斯靈蠢殊致耳。卽一元論之哲學也。

伊川之宇宙觀，爲理氣二元論；其言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理也。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之生成，不可道卻是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不息。」其論陰陽變化無窮之妙曰：「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

變，巧歷不能窮也。」此伊川之理氣二元論也。

△二倫理說 明道之論性也，於其所言生之謂性一節，可以知之。其言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究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

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此明道之性善說也。

伊川亦本性善之說，且比於明道益密；其言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性相近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蓋伊川言性，性氣並論；嘗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蓋性說至伊川幾大備矣。除性說以外，明道之言仁，亦極詳核；如曰：

「觀雞雛可以觀仁，蓋豈惟雞雛，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是觀仁也。」其言良知良能，則以爲天所賦受，不待學習而能；如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人心莫不有知，唯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後王陽明之言致良能，本此意爲多。

伊川言知行合一重在知，與陽明之重在行不同；其言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其言致知格物，則以爲爲學之要義，如答人問學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

也。按伊川格物之說，重在經驗，後朱子取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從父遷河南。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游，授以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學，得之於穆修，穆修得之於种放，种放得之於陳搏。）自是探蹟索隱，妙語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年益老，德益邵，潛心高明，以觀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世稱康節先生。著有皇極經世書，觀物篇，伊川擊壤集，漁樵問對等書。

康節之學，舍理言數，以陰陽五行爲主，由陰陽五行而生世運之說，由世運之說而生王霸之分；然觀察物理，咸能推顯闡幽，如觀物外篇云：「象起於形，教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其理最可謂精矣。蓋康節之學說，可分先天學及倫理學兩種：

（一）先天學 康節之先天學，乃純正哲學也。其言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先天卦位圖說）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觀物外篇）又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觀物外篇）此蓋邵子唯心之先天學也。

（二）倫理說 邵子亦主性善之說。其言曰：「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

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擊壤集自序）又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性理大全）此邵子之倫理學說也。

④ 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後遂翻然有志於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足曰：「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

，淳如也。歷任外官，熙寧初，以呂正獻公薦召對。神宗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時王安石方行新法，橫渠不善之，久之託疾歸，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後呂大防復薦之於朝，乃詔爲太常禮院，與有司議論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易說等書。

橫渠施教，以禮樂爲歸，（如正蒙中之王諦篇言禮，樂器篇之言樂是）旁澈象緯，曆律之術，（如參兩篇，天地篇是）於名數質力之學，咸契其微；（如正蒙書中多「幾何」之理，如言兩不滅則一不可見諸

條是）蓋其立說之旨，不外知性知天，窮鬼神之術，（如天道篇中所言是）明生死之源，（天道篇）上溯太極太虛之始，（見神化篇）此知天之學也；居敬窮理，（見大心篇）由誠入明，（見誠明篇）以求至正大之極，（見中正篇）此知性之學也。總之橫渠之學，乃從釋老入手，故其言多釋，老之緒餘；（間有莊，列之說）又以由二程而私淑濂溪，故書中多濂溪之遺教也。

（一）宇宙論 橫渠之宇宙論，亦爲氣一元論，然與周子之言太極，邵子之言先天，程子之言理氣不同；蓋橫渠獨由虛空卽氣之作用，以解釋宇宙之本體及現象。其正蒙太和篇云：「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絀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敬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不如野馬網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此橫渠之宇宙論也。

(二)倫理說 橫渠之東西銘，乃倫理學之總要而教學之根本也，西銘規模尤大，蓋綜古來聖賢所示人生至善之鵠也。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我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令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斷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我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此卽張子以天人爲一體，希望學者，求仁之說也；非如東銘之戒戲言戲動，過言過動，以示修身之要也。

橫渠之論性，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而尤重變化。正蒙誠明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命之所流行，賦與萬物而純粹至善者，曰天地之性；物聚成形，其氣有純駁偏正之異者，曰氣質之性；若能變化氣質，則天地之性，不失其初，而能復於本然之善矣；然本然之性，非離氣質而別存；氣質之性，亦非純出於惡，惟氣質有所雜糅，故不能一於善

耳。學者當變化其氣質之惡以進於善，又當充其所謂善者焉；故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已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亶亶而繼善者，斯爲美矣。惡盡去則性乃復，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此橫渠以心統性情之說也。

⑤ 朱熹

朱子名熹，字元晦亦稱仲晦，亦曰晦庵。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與李延平（名侗）同學於羅豫章（名從彥）朱子年十四，韋齋卒。紹興十八年登進士，授同安主簿，後自同安徒步見李延平，其學益大進；乃盡棄從前一切空遠不切之言，而以二程之學爲歸；故其爲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

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年七十一卒，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攷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書，皆行於世，其學與程子並稱。

考亭之學，早年汜濫於佛，老之說，及從延平問道，講明性情之德，皆從發端處施功，乃漸悟佛，老之非，由中和舊說，一變而悟未發之真；惜爲學稍趨平實，而又好默坐澄觀，蹈空虛之病；及從南軒（張栻，字敬夫，爲洛學之後起者。）於湘南，而治學之方始易；以察識

爲先，以涵養爲後，由蹈虛之學，加以徵實之功；迨及晚年，守力二程之說，以爲涵養莫如敬，進學在致知，故其施教之方，必先立志以定其本，知性以明其要，主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於涵養主靜之說，則亦有微詞也。茲再總括之於下：

（一）宇宙論 朱子之宇宙論，雖取之於周，程，然於程伊川之理氣二元論，則益趨精密，故朱子之純正哲學，可謂之爲二元論；其言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後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此朱子之理氣二元論也。

(二)倫理說 朱子之性說，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蓋本之橫渠，伊川也；惟朱子則自其理氣二元而一以貫之耳。其言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又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又嘗綜論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關係，亦極周匝也。其爲學以格物，致知，窮理，居敬，爲主；其言曰：「格物致知，是窮此理。」又以其重在道學問，故時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其言敬也，以爲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故嘗謂「敬字似甚字，卻似箇畏字。」此朱子之論敬也。

⑥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賀，有六子，象山其季也。生三四歲，

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之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乾道八年進士，淳熙二年，呂伯恭約象山及其季兄復齋，與朱晦庵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自是有朱，陸異同之論。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以講義刻於石；而太極之辨，（象山以無極非周子語）則遺書往來，辨難不置焉。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卽位，除知荆門軍，明年卒，年五十有四。有全集及語錄行世。

象山之學，重涵養而輕省察，（如言涵養是主翁，省察是奴隸。）樂簡易而極高明，（如讀有子章疑其支離。）廢講學而崇踐履，（象山之學爲尊德性。）以銓心爲主，以樂道爲宗，惡支離而好直捷，厭煩碎而樂徑省，故反約而遺博學，深思而重穎悟，甚致束書不觀，流於虛無玄渺，（按象山之尙虛，非真尙虛也；如言「實理苟明，自有實行實事。吾生平學問非他，只是一實。」）稍及讀書格物，便謂破碎

支離；然其擅長之處，亦有三端：一曰立志高超：如教人以擴充四端爲先，以人人皆可爲堯舜；又言：「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又言：「人不可沈埋卑陋凡下處。卽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箇人。」二曰求學自得：如言：「吾之學問只是在我。」又言：「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根，學人言語。」又言：「聽人議論，必求其實乃已。」三曰不立成心：其言曰：「此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確難。」又言：「荆公變法不可非。」蓋陸學揭「尊德性」一義，主張一切皆出自心也。

（一）宇宙論 朱子主張「無極太極」，陸子則以爲只有「太極」而無「無極」。蓋亦持一元論之說也。其言曰：「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又曰：「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

，則大于天地者。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蓋象山以此理爲宇宙之原則，同時又以此理爲政治道德之原則；故其言曰：「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又曰：「萬物皆備于我，只要明理。」此象山理說之大略也。

（二）倫理說 象山之言性，亦主性善之說，其言曰：「見到孟子性善處，方是見得盡。」又曰：「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性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其爲學以一心爲主，故其主張，以此心卽在于我，非自外有所增加，凡格物致知，皆是發明吾心以內之事也。

【註】按朱陸學說之異點：朱學重學問思辨，陸學尙簡易直截；朱學重在卽物窮理，陸學言心卽理；朱學重經驗，陸學主直覺；朱學重

歸納，陸學重演繹；此二派不同之點也。

【乙】浙東永嘉派之學說

南宋之時，除朱陸兩派以外，尚有所謂永嘉派者；按永嘉之學，出于周恭叔，恭叔爲程門弟子，再傳則爲陳傅良及葉適，惟其學在考古今成敗，諳練掌故，以濟世變，不專談心理，當時與永康派（陳亮一派）並稱之爲功利派，與周，程，張，朱之道學派不同，茲爲述之于下：

①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嘗受學于薛季宣，又與張栻，呂祖謙友善；季宣之學，出于程子門人袁溉，好言古代制度，如封建井田之類，傅良益綜貫歷史，自秦，漢以下，治法利病，靡不研究，有止齋文集

行世。

◎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其學術本源，畧近止齋，而文采視君舉不啻過之；議論雖若泛濫無所歸宿，亦綜會近理，有水心文集，別集，習學記言等行世。

南宋乾淳之時，學術之會，總爲朱，陸兩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水心于古書正僞道統之辨，多所考論；如以當時性理太極之說，出于繫辭，而繫辭不必盡孔子作，陰諷周，張，二程之學近于釋等說是也。

【註】兩浙之間，除永嘉派以外，尙有金華學派，以呂東萊（呂祖謙字伯恭）爲大師，其淵源亦出于程門；蓋自呂榮公從二程游，而

子孫世傳其學，以至于東萊；初治性理之學，深通經術，後乃博習于史事，遂流浙東永嘉一派，惟東萊以專講掌故之故，故後人以爲東萊之學，與理學無關；然東萊之學，實亦重良知之說：如言「知之者，良知也；忽然識之，是爲格物。」又言「聞見未澈當以悟爲則。」且又排斥伊川「物各付物之說。」

當東萊講學于婺，永康陳亮（字同甫）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于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又與朱子友善，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其與朱子論皇帝王霸之學，以爲「爲治之道，三代不盡必合天理，漢唐不必盡是人欲。」意蓋主于適用；而朱子以爲是乃「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故永康一派，與永嘉並稱爲功利派也。

嘉定以後，私淑朱子之學者，有魏鶴山（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及真西山（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二人並爲世所稱道。鶴山之哲學，爲絕對之唯心論，所著有文集，九經要義，經外雜抄，古今考等書。西山之學，于舊說頗多綜貫得力，而發明則未有也。著有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文章正宗，大學衍義等書。

第二節 元代理學家之學說

【甲】程朱學派之學說

元代開講學之風，始于趙江漢，按江漢以南冠之囚，講程，朱之學於北，于是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聞而慕之，理學之傳，由是遂廣，茲分述之于下：

○趙復

趙江漢，名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及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而江漢亦在焉；樞與言奇之，至燕，以程，朱之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樞爲建太極書院，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後退隱蘇門，以傳其學。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人，流離世亂，嗜學不輟，嘗從日者游，見尙書義疏，手抄以歸，後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易義而後發，嘗訪姚樞于蘇門，得程朱遺書，其論學多切近之言，不徒爲高遠；如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

有己。」「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若言爲學以治生爲亟，則陽明極詆之也。有魯齋遺書傳世。

◎劉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讀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於趙江漢處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吾固謂當有是也。」年三十而卒。學者稱靜修先生，有靜修文集行世。

【乙】朱陸調和派之學說

元時朱，陸之爭未泯，至吳草廬，鄭師山而始稍和會；然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茲分述于下：

⑤ 吳澄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越五年而元革命，徵至京師，以母老辭歸，後爲經筵講官，著有五經纂言，草廬精語，道德經註及文集等。其論理氣曰：「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而細分之，則爲五行；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其評朱、陸二家之門人曰：「朱，陸二氏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

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蓋意欲和會朱，陸二家之說也。

◎鄭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覃思六經，尤邃春秋，絕意仕進，而勤于教學，門人受業者甚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明兵入徽州，自縊死，著有周易纂註，春秋經傳闕疑，師山集等。

師山頗精于周，張之書，其跋太極圖說與西銘云：「太極圖說其斯道之本源與？太極之說，是卽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卽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體，天地之帥吾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其論朱，陸異同曰：「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者哉！」（下略）其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于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人矣。」此師山之學，所以多切于平實淺近也。

【丙】陸學派之學說

象山之學，自慈湖（楊簡）絜齋（袁燮）以後，極爲衰微，至于元代，則有江西之陳靜明，浙東之趙寶峰二、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後得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行耶？而他求耶？」于是盡求其書讀之。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而靜明不顧也，由是人始知陸氏之學。生平剛方正大，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弟子有祝蕃，李存，舒衍，吳謙，號爲江東四先生。靜明書不傳，故其學說亦不可攷。

③ 趙偕

趙偕，字子永，慈溪人，學者稱寶峰先生，常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後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

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講學以教後進。遺文後人集爲文華集二卷，其學以靜虛爲主，墮于禪學，蓋慈湖之遺習也。

【註】按宋元兩代理學，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最爲詳備，學者宜手置一編，以備流覽。

第三節 明代理學家之學說

理學至宋而大備，明儒更卽其緒而紬繹發明之，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發先儒之所未發，使條理粲然，而陽明之于陸學，厥功尤偉，茲分述於下：

【甲】河東派之學說

薛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自幼書史過目成誦，後從師講習濂，洛諸書，歎曰：「此間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差監湖廣銀場時，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從學者甚衆，著有詩文集，讀書錄等。

敬軒之論理氣，無先後之分。其言曰：「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又言「氣有聚散，理有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其說頗與朱子相近。

其論爲學之要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又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其論敬與靜也則曰：「靜則心常爲主。」「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又曰：「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此敬軒論靜與敬之說也。

【乙】崇仁學說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十九歲至京師，從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

忿，至是覺之，隨下克治之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游者甚衆。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康齋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康齋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其指，康齋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嘆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然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嘗稱李延平不錯，故其性質言行，頗有與延平相類者。

康齋論學大體曰：「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又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註】按薛，吳二人，開明代理學之基，薛之立論平正，與朱子相近

；明人因于謙被害時，薛居相位，不能匡救，致有微詞。吳初極爲人所推崇；後由石亨推薦出仕，對石亨稱門下士，士流引以爲恥；故薛、吳二人，頗不爲時人所重；而薛之學問，流傳極少；吳則有胡居仁，婁諒，陳獻章諸弟子，流傳較廣。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游康齋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時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出游以廣見聞，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歸與鄉人婁一齋，張東白，羅一峯設學會，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著有居業錄。

敬齋之言敬，原於程，朱居敬窮理之緒，而體驗入於精微，其說持敬

之要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又論調息非存心之法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丙】白沙學說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里人，又號石齋。孝宗弘治初，舉於鄉，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而至崇仁受學於康齋，遂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閩外者數年。成化二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白沙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

「揚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自是名動京師。門人益進，屢薦不起，有白沙子集。」

白沙之論爲學也，其言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蓋白沙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忽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無可疑者也。（明儒學案）

白沙自以爲濂溪嫡派，終日無一時不樂。其弟子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本「體認天理。」一語，以爲無論何事，皆有自然之規則。又言「知行並進。」又言「求放心。」嘗作心性圖說；與

陽明意見不甚相合。顧其學亦別樹一幟，流傳頗廣，稱爲甘泉學派。
【註】按敬齋，白沙雖同事康齋，同言主靜；然敬齋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且近於禪也。

【丁】姚江派之學說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其學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後從婁諒遊，見解漸變，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弘治十二年進士，爲刑部主事，忤劉瑾，謫龍場驛丞，備嘗艱苦。一夕，忽悟致知之理，因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是以心卽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教人。及劉瑾誅，歷官至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兵部尙書等，封新建伯，

嘉靖八年，卒於安南，年五十八。先是守仁嘗築書屋於陽明洞講學，故世稱曰陽明先生。所著有詩文集，五經臆說，古本大學旁釋，朱子晚年定論，及其門人所記之傳習錄。

陽明之學，宗陸象山，以致良知爲主，所論或與朱子異趣，故當時薛瑄之徒尊朱子，爲河東派，而陽明則爲姚江派。茲將陽明學說，分述於下：

(一) 心卽理說 陽明心卽理之說，本於象山，故陸、王並稱也。其言曰：「析心與理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又曰：「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蓋以一心爲人生行爲之標準，此陽明言心卽

理之要義也。

（二）知行合一說

陽明之知行合一，其所謂知，重在事實上，而非謂玄漠無朕的理上之知也。其言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又曰：「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徐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箇真知

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箇心去惡。」

（三）良知說 陽明以良知爲固有，其言曰：「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又以良知爲倫理上百行之標準，其言曰

「知善知惡是良知。」又曰：「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又以爲心之體用，即良知之體用，其言曰：「是非心之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又曰：「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此言良知，知之作用也。又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又曰：「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惻隱

之理。一此言良知，情之作用也。又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又曰：「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此言良知，意之作用也。總之陽明之良知說，本於大學之「致知」，孟子之「良知」，惟其解釋益爲精密耳。上之所述，皆陽明之倫理說也。至宇宙論則罕所發明，惟時論及一心契合天地萬物之妙，蓋亦持一元論之說也。

◎ 王學諸子

陽明弟子，最先者爲徐曰仁愛，蔡希淵宗克，朱守中節諸人，陽明嘗曰：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也。厥後弟子乃益衆，茲就其最著者述之於下：

(一) 王畿 王畿，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與錢緒山德洪爲陽明高

足弟子。陽明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爲惡是格物」四句教人。緒山以此四句爲陽明教人定本。龍谿則以爲非究竟之言，是一時權法。蓋其主張，以爲一切都是無善無惡也。

(二)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人，本爲燒銀竈丁。見陽明時，學問已博。以爲不足爲師，相與反覆辨論，曲盡端委，心大折服，乃執弟子禮。其學說與明道，白沙相近；有學樂歌：「學是樂之學；樂是學之樂。」言動頗奇矯，時或以爲狂，陽明深戒之。著有心齋全集，與龍谿並稱二王，陽明弟子中最猖狂者。

(三)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幼時羅整庵（羅欽川，號整庵，字允升，吉之泰和人）見而奇之，後從陽明學，悟

格物卽慎獨之理。陽明沒後，亦講良知之學。其弟子王時槐最爲有名。·（有一純無念時，是爲一念，非無念也，時之至微者也」之語）

（四）楊東明 楊東明，號晉庵，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北方爲王學者絕少，晉庵晚出，聞王學於耿天台之倫，相與講論。是時東林多詆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晉庵力爲之辨；其論理氣，以氣爲主，著有論性臆言。其言曰：「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氣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

【註】王學後流於禪，弟子多不守禮法，猖狂極盛；於是自檢之士，都傾向呂經野之主張，按呂陝西人，篤守禮教，與朱子立說相近

，立言平正，無過人處。其能與甘泉，陽明並稱者，則以當時人疾惡王學故也。（泰州學派何心隱，其治學殊極荒謬，與政客相同，張居正恨而殺之；然至李卓吾則荒謬益甚。顧亭林痛罵王學，卽此故也。）

明末時，東林派高攀龍，顧憲成諸人，亦研究理學，借重禮法，以移風易俗爲己任，力矯王學之失；惟門戶之見太深，致召魏忠賢殺害之慘劫，其後起者有高愈，應撫謙諸人

【戊】東林學說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吏部。後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貴陽州判官。

，丁母憂，服除，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歷員外郎，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尙書，王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憲成資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殫精研究。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創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林野，聞風響附，學舍竟不能容。憲成嘗曰：

「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之名大著，而忌者亦多。著有劄記，東林商語，證性編，涇陽遺書等。

憲成之學，力闢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語，陸稼書學術辨論陽明曰：「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論顧涇陽高景逸曰：「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則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

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一可謂深得二氏學說之要矣。

【己】蕺山學說

劉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初從許孚遠叩爲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謹識之。後與高攀龍相共講論，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爲準的。崇禎初仕爲順天府尹，以直諫斥歸。遂閉門靜坐，不見一客，門人固請講學，乃集儒紳會講，闡明伊洛主敬之旨，以慎獨爲要，後起蕺山書院，從游者幾及千人，梓所講人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辨。福王立，爲吏部左侍郎，後罷歸，居山中，聞

弘光乙酉六月之變，遂絕食卒。

念臺之學，實出陽明之緒，而兼宗程，朱者也。以慎獨爲主，言之極精，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其言曰：「朱子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又曰：「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又曰：「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功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蝨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或問未發氣象從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又曰：「動中求

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蓋以體用爲一原，動靜乃無端也。又倣周子太極圖而爲人極圖說。且說之曰：「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蓋亦持性善之說也。

【註】按明代理學，黃宗羲之明儒學案，言之最爲詳備，且又能分其流派，極便檢閱，茲述其大綱如下：

崇仁學案 吳康齋 胡敬齋等

姚江學案 王陽明

白沙學案 陳白沙

浙中王門學案

河東學案 薛敬軒

江右王門學案

三原學案 王石渠諸人

南中王門學案

楚中王門學案

甘泉學案 湛甘泉

粵閩王門學案

諸儒學案方孝孺曹月川羅整庵等

止修學案李見羅

東林學案顧涇陽高景逸等

泰州學案王心齋等

戩山學案劉念臺

按明儒學案，新會梁氏曾有節本，學者宜手置一編焉。

第四節 清代理學家之學說

清初治王學者，多出自戩山，其門人後亦多治程，朱之學，然遠不如程，朱；專主程，朱以攻陽明者，則有陸稼書（陸隴其）之徒；其折衷朱，王之學者，則有夏峯（孫奇逢）潛庵（湯斌）；顧（顧亭林）黃（黃宗羲）本致用之儒，漸知兼取漢，唐之經義疏說，而顧爲朱學，黃爲王學；當時惟顏習齋獨明周禮，六藝之教，於宋，明學者，皆不許焉，其學卓然自立，別成一派，惜所傳不廣；惠（惠棟）戴（戴

震）以來，漢學大盛，惟戴於性情之說，善惡之論，略有表見，惜近于功利主義。羅（羅臺山）彭（彭尺木）雖研究王學，然皆不能卓然自立，學說均無足取也。茲分述之於下：

○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京師，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尚以氣節；嘗與鹿善繼論學，自晨至日昃，始得豆麪作羹，怡然無不足色；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天啟間，魏忠賢亂政，大興黨獄，左，魏諸人皆被逮，夏峯不避危禍，力爲營救，義聲震一世。縉紳交薦，並不起。李自成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夏峯定條

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清初屢徵，隱居不出；後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魯齋講學之地，遂移家居焉，築室曰兼山，讀易其中，四方來學者日衆，夏峯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睢陽湯斌，其門下第一人也。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所著有理學宗傳等書。夏峯爲清初講學中老師，其學以象山，陽明爲宗，所言略近戡山而規模不逮，晚欲會合程，朱，陸，王之異同以歸於一。其學以慎獨爲宗，而於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必中乎節，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必盡其分，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又言「自七十以

往，每閱十年功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一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

② 湯斌

湯斌，字孔伯，號荆岷，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嘗從學夏峯於蘇門十年，爲學兼綜程，朱，陸，王之長，而尤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守「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刻厲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晚年多主程，朱之學。所著有洛學編，詩文集語錄等。潛庵之學，頗欲持朱，王之平，故當時陸稼書排王學甚力，潛庵與之

書曰：「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妙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主；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感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真也，而翻然從之。」其對清高祖問守仁之學也，曰：「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然其晚年，則固以程，朱爲歸宿也。

◎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餘姚人，師事劉戡山。時越中承周海門之緒，援儒入釋，姚江之緒大壞，梨洲約吳，越高才生，力摧其說。戡山專言心性，漳浦黃石齋兼及象數，時人比之程，邵兩家；梨洲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

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梨洲自教之，有浙東三黃之目。明末合志士起義，不成，歸奉母居里門，肆力著述；復舉龍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學者數百人。梨洲爲龍山高弟，亦宗陽明之學，其學盛行於東南，與李二曲（李中孚）齊名，有南姚江，西二曲（二曲 西安人）之稱。說者謂梨洲之學，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退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清時屢徵不出，著有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易象數論，南雷文定，南雷文約，明夷待訪錄等。

梨洲之學，以慎獨爲入德之要，蓋慎獨，卽明致良知之功也。嘗辨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非，又駁龍谿「性本空寂，隨物而有善惡」之說。蓋其學以致用爲本，故不喜空虛之談而歸重于實踐也。嘗謂「諸

家語錄不同，可以證心體之變；若執而不化，則有礙實踐之受用。『故以修德爲心學之本；其明儒學案序曰：「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其論治也，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言之最詳，原君篇云：「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原臣篇云：「一人之出仕也：爲天下，

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其對於國家之觀念，可謂深明民治主義之精神矣。

④ 李顥

李顥，字中孚，號二曲，西安盩厔人，家貧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遂以成學；隱逸自守，當道慕其名者，輒求一見，而二曲終不報謁。嘗曰：「庶人不入公府可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返亦不受。康熙九年，門人請南下入道南書院，發願，高諸公之遺書講之，聽者雲集。又嘗於江陰，宜興，靖江等處講學。屢徵不出，以疾辭，閉門不與人接。晚年著四書反身錄教人。當時與孫夏峯，黃梨洲並號三大儒。及卒，門人集其遺書爲二曲集十二卷。

二曲之學，亦以心學爲始，其言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嘗因心體論易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是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如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

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
在易矣。」由此可見二曲之學，歸本於心，而注重實踐也。

⑤顧炎武

顧炎武，崑山人。本名絳，字寧人，又號亭林，明季屢應試不第，遂
棄舉業，屏居山中，講求明體達用，經世濟人之學。明亡，與同志共
舉義兵，不成；自是益刻厲爲學。游歷西北諸邊塞十餘年，後卜居華
陰，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華陰綰
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問天下之事，一旦有警
，入山守險，不出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
，」乃定居焉。康熙間，詔徵鴻博之士，諸卿士爭欲致之，亭林豫告
諸門人，在京爲之辭，曰：「刀繩具在，勿速我死。」所著有日知錄

等書，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云。

亭林之學，宗尙程，朱，力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謬；然其所論，關於哲學至眇。論爲學之要：「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

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施行，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由此可知亭林之學，非陸，王簡易直截之風，乃平心察理，事事求實者也。

⑥ 陸世儀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劉鼐山講學，桴亭嘗往聽講，明亡遂隱居不出，久之，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後講學于毘陵，終復歸講里中，常路屢欲薦之，力辭免。清初守程，朱之家法者，

當時推二陸，二陸者，卽桴亭與陸稼書也。桴亭少時，嘗從事於養生之說，有所得矣，旣而翻然悟，乃亟棄之。其學始自黻山，而歸宿於程，朱著有思辨錄。

桴亭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其論太極圖說，頗有發前人未言者，略錄數條如下：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

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功夫。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應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

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

桴亭之論性，謂「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

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即同於一物。」又謂「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獨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其論性極有深湛之處也。

⑦ 陸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令，治行爲天下第一。又爲直隸靈壽令，與諸生講學，有松陽講義，後徵入京，爲四川道監察御史，晚年屏居華亭湖上，以疾卒，人號爲當湖先生。著有三魚堂集，賸言，松陽講義，讀朱隨筆等。

稼書專宗朱子，著學術辨三篇，與河南湯斌，山西范鄱鼎，往復辨論，剖析同異，頗爲親切。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

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舍經史。『於是謂「今之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爲非正學。」又作太極論，以爲「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其學術辨論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論高（高攀龍）顧（顧憲成）之病，在惡動求靜。蓋稼書宗程，朱之學也。」

⑧ 顏元

顏元，字渾然，又字易直，號習齋，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生於明崇禎八年。幼喜讀書，學神仙導引術，長知其妄，益折節爲學；初好陸，王書，繼從事程，朱，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鄉里目爲聖人。年既壯，漸悟宋明學術之失，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莫非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

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不以空言立教，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謂「古人德行，由學習六藝而成，而六藝不外一禮，禮必習行而後見；後世以章句爲儒，以讀書纂注爲功，非聖人重力行之旨也。又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道家，宋儒本之說易，推爲性與天道之正傳，是爲參雜二氏。」又謂「氣質之性無惡，惡由蔽習而生。」立異宋儒，不尙苟同，嘗推論明制得失，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又謂「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吾儒不任事，誰任事耶？」其自任若此。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年七十，先生雖以高隱終，然身際鼎革，目擊口禍，光復之念，時蓄於懷。年八歲，卽從吳洞霄習劍術，兼肄騎射；長從新城王介祺學兵法，

旁及技擊馳射，莫不精絕；晚築習齋，集弟子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兼究兵，農，水，火，工，虞。繼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創立規制，設文字，武備，經史，藝能各科，從遊者數百人。遠近翕然；常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物色豪傑；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耳！技至此乎？」遂深相結。又於開封市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也。「叩其志不答，沽酒與飲，半醉起舞，作歌告別。先生雖好奇，然天性敦篤，不愧純孝。當清兵入畿輔，父被掠去，先生依朱翁居，爲朱翁義子。朱翁卒，乃尋親遼左，誓不得親不反；出關數年，備歷險阻；有傳父在瀋陽

者，至則父歿，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以是知先生所謂力行者，誠古人所謂以躬率教者矣。先生既歿，門人鍾鉞輯言行，闢異二錄。今不存；其所存者，惟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門人李堪，又爲先生輯年譜。

習齋之學，始宗陸，王，後歸程，朱，終乃悟堯，舜之道。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中有聖人之目。茲將其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錄其大意於下。

（一）存性 習齋以性之善卽在氣質，別無所謂天地之性，與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同；蓋宋儒言性，多原於理氣二原論，而習齋則持一元論也。其言曰：「理卽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且列七圖以明之。

(二)存學 習齋以爲古之學一，今之學焚；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故人多成材，宇內郅隆。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於誦讀，卽溷索於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乃教人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子弟習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卽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於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此存學編之大意也。

(三)存治 古帝王教養之政失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其尤甚者，卽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一有寇亂，輒魚爛瓦解；黃巢之亂，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所過爲墟；三代田賦出用，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士子平日讀書，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安望輔世長民？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故以井田周官之制，可以斟酌而施之於今，庶可臻於上理也。

(四)存人 習齋以爲人生存一日，當爲生平辦事一日，不可不先自治；持身要莊竦，要愛惜精神，皆自治之事也。凡動靜語默，一當修之以禮，而守之以敬，能存養省察，誠意慎獨，乃能推之於治國平天下

也。習齋老年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敬；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柔，習恭安；其自治如此。皆就事上實地體驗以存人道也。

習齋晚年教於肥鄉漳南書院，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術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內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廬，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

，從遊數十人，遠近翕然。習齋甫至，雨經月，漳水大盛，沒堂舍；習齋遂辭歸，門人傳其學者，蠡縣李塋字剛主，北平王源字崑繩，尤著。

⑨ 戴震

戴震，字東原，休甯人，年十歲，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云：「此朱子云然。」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一幾二千年。」曰：「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後學於江

慎修永，其學益進，於經義聲韻之學，多有著述，爲漢學大師。
東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
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旨，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
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嘗言「朱子注大學，開
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旨」。
於是乃論性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乎有人物之性；人
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
；事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蓋
宋儒分理與欲爲二，謂性卽理，東原反之，謂性卽欲；故宋儒謂欲者
性以外之物，而義理者欲以外之物；東原則以欲在性中，而義理卽在
欲中，故又曰：「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

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爲天性。」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又曰：「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性。」故戴氏之說，近於性惡論。

東原之訓學者有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由此可知戴氏以得其所欲，與節其所欲之失，已爲至善矣。

⊕ 彭紹升

彭紹升，字允初，號知歸子，亦稱尺木居士，長洲人。八齡，躋于戶闕，損一目，早歲居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薛起鳳）汪（汪縉）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于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古本大學，頗足見其援儒入釋之大概。茲錄之于下：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見，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

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殺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至國家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性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

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焉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不可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尺木本喜陽明之學，與羅臺山有高，汪大紳縉三人，並有文采，惜以儒學而皈依釋氏，理學中之別派也。』

第四章 研究理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之方法

研究理學，爲研究中國哲學最初步之手續，惟不可拘泥過甚，否則恐入於高談心性之病，而成爲空談耳。茲分述之于下。

(一)宜通訓詁 昔戴東原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以漸求。」又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乎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作者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躐等。」從可知欲通義理之學，必先通古訓之學也。如宋儒之言義理者，以「心」字「理」字爲絕對之詞，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皆爲同物而異名；又創爲天卽理性卽理之說；與漢儒訓理爲分之說不同，（宋儒雖亦有訓理爲分，然遠遜于漢儒）清代戴（戴東原）阮（阮元）復排宋宗漢，定海黃氏（黃以周）作經

訓比義，則多調停漢，宋。總之一字有一字之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以證前儒立說之是非，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自能辨析其非矣。

(二)當知今古人情風俗之變遷 人情風俗，隨時代而變遷，研究理學，尤不可不知之；否則拘泥執一，既不合于時宜，又必生種種謬誤之觀念；如「道德」二字，言道學者以爲經天行地，亙古不變；殊不知古代封建時之道德，與漢，唐不同，與近代更不相同：如大學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然唐太宗殺兄，納弟媳，而成「貞觀之治」；周公攝政，儼然稱王，及成王親政，又可取消；後世如霍光輔政，不得稱王，而清代之攝政者，稱王以後，則又不可取消。他如漢時盛行三年之喪，而遇兄弟姊妹之喪，亦須丁憂；至唐而此風漸息，是可知

「道德」隨社會環境而變遷，以古論今固不可，以今論古亦不可也。

(三)當知前代理學家之優點與缺點 宋儒之理學，能革除漢唐專重註箋之病，與夫晉代空談之風；重視名節，事事實地體認，不全憑乎思想；惜其結果，往往流于佛法，入于猖狂之一途：如李卓吾之不守禮教；彭尺木之但好扶乩；則其流弊也尤甚。蓋以佛法但有五戒，印度社會情形，不如吾國之複雜故也；欲救其弊，非兼重儒家之說不可。

(四)當知與東西哲學之關係 宋以來之理學，與古代之九流，實不過相去一間；其與佛法，宋時雖已分疆劃界，然無顯著之迹；且後之研究理學者，往往援儒入釋，至王陽明時，始顯然判別，黃梨洲曰：「自陽明出，儒，釋疆界，邈若山河。」然援儒入釋，仍踵相接也；其故以宋以後之理學，有所執著，專談「生生不滅之機。」所謂「真如

心」之地步，實尙未能見到，此卽理學遜於佛學之點也。至若西洋哲學，則全憑思想者多，有未能一一實驗者，如唯心論雖極精當，然只有一「比量」而無「現量」，不若理學之處處可以實地體認，處處可以躬行實踐者也。

(五)宜用科學方法研究 理學家之學說，雖各有派別，然考其淵源，多本於六經；惟見仁見知，各有不同，因是派分黨別，劃然分疆，故吾人切不可拘於一家之成說，當窮源竟委，考其學說之來源，與夫當時之影響及後日之結果，而後辨別之，比較之，加以批評，斷其得失；或更分別種類，何者爲形而上學，何者爲認識論，何者爲倫理學；用演繹法以求之，用歸納法以總括之，亦無不可；是在學者之善爲體認而已。

(六)宜選擇書籍閱讀 理學書籍，既極沈悶，又復繁多；若非善爲選擇，則治之者必至以爲煩悶而中輟。故擇讀書籍一層，亦不可不注意及之；（書籍之種類，詳述於下節）其他如與同志互相討究辨難；或隨手摘錄，筆記心得；或同時有所著述；則尤足增加研求之興味焉。

第二節 理學入門書籍

宋元學案 黃宗羲初稿 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

此書象山學案最精，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佳，晦翁案次之，百源（邵雍）涑水（司馬光）諸案，則失之太繁，不易見其學術之真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此由於編者門戶之見所致也。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此書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戩山諸案最爲精善，以梨洲精於王學故也。

此二書爲宋，元，明三朝理學之總記錄，實一種學術史也。二書卷帙甚繁，學者可擇要瀏覽，以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匯，影響於近代甚深，且彙集成編，檢查亦極便利。梁啓超有明儒學案節本，亦精要可讀。

國朝宋學淵源記 江藩著

此書依學案體例編輯，敘述清代之理學家，凡能躬自力行者皆採入，其出仕於清廷者，則皆擯棄不列；而黃南雷，顧亭林，張蒿庵三人已見於漢學師承記，亦不復列，惜江氏學識凡庸，未能將各家獨到之處敘出。唐鑑之國朝案小識，以清代之程，朱派爲立腳點，則

褊狹固陋極矣。

近思錄 朱熹著 江永註

讀此書，可知程，朱一派之理學

二程遺書

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

欲研究程，朱學派者，可看之。近人所編之朱子學派亦可備參考。

陽明傳習錄 王守仁語 徐愛錢德洪等筆記

讀此可知王學梗概，欲知其詳，宜讀王文成公全書，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非合觀其學問事功，不能看出其人格也。近人所編之陽明學派亦可參考。

呻吟語 呂坤著

讀之可知省察克治之功

人譜 劉宗周著

讀之可知戡山學術思想之大概

顏氏學記 戴望編

此書頗能傳習齋之真，讀之可知顏氏確爲清初實學之第一人。近人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

理學常識終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八版

國學常識
識之四
理學常識（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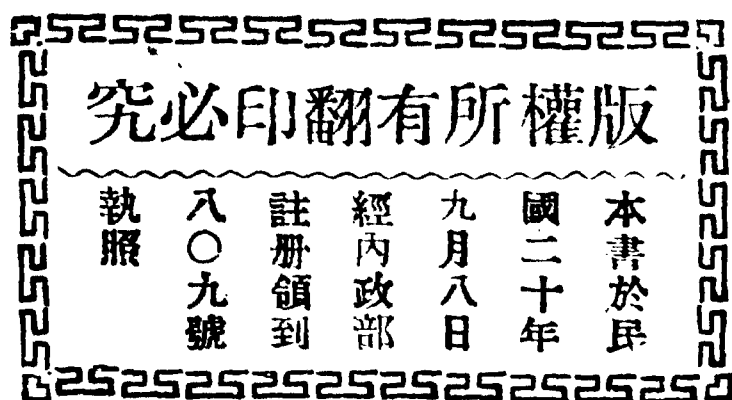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江徐敬修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南京 長沙 重慶 開封 廈門 漢口 梧州 杭州 漢陽 成都 天津 南昌 廣州 汕頭 北平 濟南 遼寧 哈爾濱 新加坡

